

學生救濟



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主編

重慶上南區馬路二一八號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

目次

一 緣起和發展.....	一
二 學生在流動中.....	六
三 學生需要什麼.....	九
四 學生救濟的性質.....	一四
五 怎樣幫助在流動中的學生.....	一八
六 怎樣幫助在校的學生.....	二五
七 怎樣使學生的精神生活更豐富.....	三〇
八 關心學生的健康.....	三六

學生救濟



3 1762 2204 4

116
D693.66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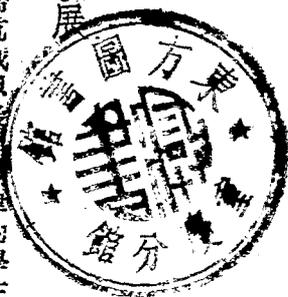
九 培養自助自立精神的暑期工作.....	四〇
十 怎樣通過救濟培養建國人才.....	四四
十一 救濟金是怎樣捐募的.....	四八
十二 委員會和幹事的職責.....	五三

學生救濟

一 緣起和發展

自從「七七」蘆溝橋抗戰以後，平津的學生最先受到戰事的打擊。南開大學首先被炸，平津接着被日軍佔領。八、九月間，平津的學生絡繹地南下，有一部份到了上海。他們的吃和住都發生了很嚴重的問題。怎樣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和讀書的問題，成了我們急不容緩的任務。

接着「八一三」的炮火震動了文化中心的上海。上海的四十幾個大學，除了少數原來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學校，能夠繼續在原址上課以外，其他的學校，不是校舍被敵人佔，就是被炮火焚燬。學校當局有的不得不在租界內另覓校址上課，也有的從那時起，就開始向內地遷移。這樣，學生便不能再和從前一樣生活在富麗堂皇的校舍



裏。有許多學生，家鄉被敵人佔去，也有許多學生與父母失去了聯絡。他們飽嘗了戰爭的痛苦，他們不能維持生活，更不能繼續求學。

滬江大學已故校長劉湛恩博士眼見學生所受的痛苦，竭力想幫助他們。他便與上海市男女青年會商量，召集滬上一些有名的教育家和社會領袖，組織了「上海學生救濟委員會」，就地募捐進行救濟工作。同時，江文漢先生便致電日內瓦「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和「世界學生服務社」以及英美的基督教學生團體，報告我們各校所遭受的慘痛損失以及學生流亡的事實，並呼籲他們援助。「世界學生服務社」得着「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的協助，在歐洲、澳洲、坎拿大及印度各地發起為中國大學生救濟之捐款運動。同時，美國基督徒學生也組織起來擔負募款的責任。一年以後，美國的募款運動，由基督教學生的努力擴大為全美學生的一個共同的運動。在國內，男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先在上海辦理學生救濟工作，以後隨着流亡學生的分佈，學生救濟工作便成了一種全國性的工作。

接着，戰區擴大，被損毀的學校愈來愈多，急待救濟的學生也跟着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蘇州、杭州、南京、保定、太原以及濟南各地的學生都在需要着救濟。因此，在

民國二十六年的冬季，學生救濟委員會便在北平（目的爲補助燕京及輔仁大學與家庭經濟隔斷了的學生）、西安、武漢、長沙和廣州等地成立。隨着，重慶、成都、桂林、貴陽、昆明和香港的救濟委員也相繼組織起來了。

在民國二十七年春季，因各地學生救濟工作的蓬勃開展，需要一種全國性的聯系，男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就在上海共同組織了一個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負責策動全國的學生救濟工作，並向國內外進行募款。當時的上海，雖已被稱作「孤島」，但是在租界內還有相當的自由。主要的是，它在國際的聯絡上，有不少的便利。同時，通過香港的海道，還能和大後方的學生救濟委員會保持密切的聯系。自從全國性的學生救濟開始以後，它的服務對象愈來愈廣大，它的事工也愈來愈繁重了。

當廣州和武漢失陷以後，學生繼續遷移到內地來的越來越多。昆明、重慶、成都、貴陽、桂林、香港、澳門成了學生的集中地。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和地方救濟委員會除了對於已經在這些城市裏入學的學生竭力救濟外，對於在流動中的學生，也是非常注意的。就是在偏僻的學校地區如雲南的激江，從前中山大學的所在地；陝西的城固，國立西北大學所在地；四川的嘉定，國立武漢大學所在地；福建的長汀，國立廈門大學所在

地；貴州的遵義，國立浙江大學的所在地；四川的三台，國立東北大學所在地；河南的嵩縣與潭頭，國立河南大學的所在地，也都相繼地組織了救濟委員會。

在民國三十年的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戰事爆發了。上海的異性淪陷，和香港的失守，接着，新加坡、檳榔嶼、爪哇等地相繼陷入敵人的掌握，使許多在內地求學的學生和僑生，頓時感受到了與家庭經濟斷絕的痛苦。此外，從前還能勉強在北平維持的燕京大學，也不能不隨着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更趨於惡烈的北平環境而關閉。這樣，從北平、上海和香港來到內地的學生是更多了。

這些學生都在呼籲着我們的援助。流動中的學生需要旅費和生活費；已入校的學生需要付伙食，付學費，還要買書，買日用品以及醫藥費。在我們面前展開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爲了適應這些需要，在過去一年裏，我們的地方救濟委員會已很快地從二十個增加到二十八個了。除了這二十八個委員會以外，還有十二個各地學生救濟審查委員會和十一個專門負責偏僻區中學生救濟工作的委員會。同時，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也因爲上海已與內地交通隔絕，對國際方面，已不再是聯絡的樞紐，曾一度在成都組織了一個臨時性的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但是，爲了要使工作更順利的進行，去年九月又在

重慶組織了一個正式的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在重慶，我們可以和其他團體保持應有的聯系及合作。此外，它在對國際的聯絡上，因為航線的便利，也方便得多。

在我們各地救濟會服務的直接範圍以內，有大中學學生七萬人，在這些學生中，可以說至少有一半以上在生活上需要救濟的。單拿過去的一年（民三十一年）來說，曾受我們救濟的學生在一萬四千人以上，我們用去的救濟金超過三百萬元。但是爲了需要的浩大和經濟的限制，根據各地委員會的報告，平均在四個申請救濟的學生當中，我們只能夠幫助一個人。我們所作的一切，好像是杯水車薪，離開我們的願望還遠咧！

二 學生在流動中

自從「七七」抗戰以來，最先受到打擊的，是北平、天津一帶的學生。因此平津地區的學生也是最先開始流亡生活的。假如，他們僥倖地逃出了日哨兵的虎口，他們便可以從天津搭船到烟台或青島，再轉濟南。那時候，天津和烟台或青島之間，還有外船可以行駛。從濟南，他們可以乘火車到南京、上海、開封、西安、漢口等地，當時，教育部爲了應付他們的需要，便在陝西的西安和湖南的長沙，設立了兩個臨時大學，吸收平津的學生，所以西安和長沙，便成了當時學生流動的方向。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到十二月之間，上海、蘇州、南京、杭州等地相繼淪陷。隨着，江浙學生也開始了流動的生活。但，這一期的學生流動，卻比前一期的更有組織。雖然很少學校當局能把圖書館的書籍和儀器全部搬走，但大多數都能把學生帶到安全的地帶。有些學校搬到上海的公共租界上課，可是大多數都搬到大後方去。

民國二十七年的春天，又開始了一次學生的流動。當時，西安和長沙的臨時大學，

因了戰事和空襲的威脅，感覺有再度遷移的必要。長沙的臨時大學便決定搬往雲南。大多數的學生繞道香港、海防到了雲南，另外有三百多個學生和一部份的教授卻決定步行到昆明。他們在二月二十日出發，走了六十八天，才到目的地。在他們所經過的一千英里的路程中，只有四天用過車輛。沿途，他們確實是飽嘗了辛苦。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廣州和武漢的淪陷促成了學生再一次的流動。廣西突然地成了廣東和華中一帶流亡學生的第二家鄉。在那裏，匯集了七個大學和它們的學生。比如，華中大學搬到了桂林，浙江大學搬到了宜山，國立同濟大學搬到了八步。這次，許多學生和教授沿途會受到很大的損失。

在戰爭最初的兩年裏，中國的一百零八個最高學府，被炸毀，被侵佔的佔了半數。其餘的也因接近戰區，不能不跟着搬動。武漢淪陷以後，戰爭漸趨於膠着的狀態，雖然從各淪陷區依然有個別的或三五成羣的青年學生繼續地流亡進來，但大批學生的流動，卻算暫告一個段落。可是，隨着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暫時的安定帶來了更大的波動。因為上海和北平環境的惡化，原來在上海公共租界上課的大學，如滬江、東吳、之江等，也遷移到內地來了。從前，藉着外人的勢力還能在北平上課的燕京和輔仁大學的學生也

不得不內遷了。

爲要切斷我內地與上海的交通，敵人在去年四五月間又在浙東發動了攻勢。金華淪陷了。浙贛地區成千成萬的學生，（那裏有教育部爲要吸引淪陷區學生而設的進修班和浙贛一帶的許多臨時中學。）又開始流亡到內地來求學。他們大多數經過了福建的浦城、建陽、南平、長汀以及江西的贛縣，到曲江搭上了粵漢鐵路和湘桂鐵路來到大後方的各學校。

一直到現在爲止，淪陷區的學生爲了不甘忍受敵人的壓迫，特別在最近，敵人強迫實施抽壯丁以後，是在絡繹不絕地到內地來。他們現在所取的道路，有下面幾條，北平的學生多數是繞道洛陽、西安進來的；上海的學生有一部份是經過淪陷了的南京、徐州、歸德偷過交界的地方轉洛陽進來，另一部份是由浙江的海口偷進來的，也有由上海乘敵輪經過漢口，越過敵人的防線進來的；香港的學生有的由廣州或東江轉曲江，也有從廣州灣轉到桂林。

這些學生爲了追求祖國的自由，爲了爭取求知的機會，不願在敵人的魔掌下苟且偷生，他們冒着生命的危險掙扎到內地來，我們當怎樣給他們幫助和鼓勵呀！

三 學生需要什麼

在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的辦事處，我們天天可以收到許多的電報和信件，有些是報告各地的學生生活，也有些是呼籲救濟。今天的學生，在生活的任何一方面，都呈現着迫切的需要。在大學裏，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學生需要救濟。從下面的幾段報告裏，我們可以知道學生需要的一斑。

去年十月，女青年協會幹事賈惠宜女士在調查河南大學學生生活情形以後，給我們的報告裏，這樣說：「他們吃的東西只有饅頭和一樣蔬菜，這蔬菜大多數時候是蘿蔔。學生要自己花錢去買晚上讀書的燈油、買紙、和墨水。能夠領到教育部伙食貸金的學生，在生活必需品方面，每月至少還短少一百元……我曾參觀過他們的宿舍。在每一百個學生中，至少有二十個學生是沒有墊褥的。許多學生差不多可說是一無所有，他們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有些學生在九月就把自己的冬衣和被褥賣掉了來做伙食……最慘的是，在這裏人人都受到了河南旱災的嚴重影響，向朋友和親戚借貸都

不容易了。」

昆明——學生集中的大城市之一——的物價可以說是全國最高的。根據報告，昆明的物價指數很快地從去年七月的七千四百漲到九月的一萬，又從九月的一萬很快的跳到現在的一萬八千了，「今日西南聯大的學生，衣食住更發生了嚴重的問題。搶風成爲學風，搶參考書，搶飯，搶坐位，搶水，搶床位，」這一切，無一不在學生爭搶之列。

青年協會學生幹事，俞沛文先生從昆明來信說，昆明聯大的學生「睡的是雙疊床，上下各睡二人，共四人，爲的是省被褥，省地位。但同時，卻還有二百餘人，就睡在泥地上，因爲沒有床。許多同學沒有棉袍，凍得流淚；來要求學生救濟會發給。」講起課本，俞君又有信說：「聯大西洋近代史一科有三百多學生，全校只有四十本課本，一半是私人的，一半是圖書館的。搶借圖書館的書，天天要打架。」關於聯大學生的疾病，他又說：「病的學生太多了，而醫藥費又高漲，一個普通的病，花上千元是不算多。我眼見許多同學病得要死，我們當然祇能給他們送錢進醫院。」

關於昆明聯大學生飲食的苦况，聯大教授曾昭倫先生這樣寫着說：「昆明學生能夠面有菜色就不錯了，因爲學生能夠吃到的菜實在太少了。」他又說：「在西南聯大的學

生，不但吃不飽，連水也喝不夠，一天能好好的地喝一杯開水，已經是很幸運。原因是昆明市的自來水，根本不夠用。學校用水全賴自己打的井，井水既不敷供給全體應用，又缺少工人去挑……學生飯堂照例是沒有凳子的，幾年以來男女學生在飯廳都是站着吃飯……」

在香港失陷以後，有許多香港大學的學生流亡到了粵北坪石，進了中山大學。關於他們的生活，坪石的學生幹事，許碧璋先生來信說：「學生經過長途的跋涉，到了坪石以後，都很疲乏。有些染上了瘧疾，有一個患了傷寒，一個患了肺病，有好幾個患了疥瘡。」他又說：「有許多學生因為缺少經濟上的幫助，只好把他們的最好的冬衣賣了來維持生活。但，這是不能長期地繼續下去，因為最近由香港流亡來的學生，沒有很多能夠出賣的東西。家在馬來、菲律賓和香港的學生是受打擊最深的。」

戰時各地的學生生活，都是非常艱苦的，我們不能把他們一一詳細地在此地紀錄下來。他們與昆明、河南、礮石等地的學生情形，只是大同小異的。冬天凍得流淚，睡覺沒有褥子，飯吃不飽，生病沒有錢買藥，這種種的經驗，不是今日學生羣衆所普遍嘗受到的痛苦嗎？

在前面，我們所看見的，都是在校學生的需要。但是，學生在流動中的時候，人地生疏，他們也有各種各樣的問題，需要我們幫助。

寶鷄現在是淪陷區和內地交通的一個要道，它的地位非常重要。不但是華北的學生到內地來，一定要經過寶鷄，上海的學生取道西北來到內地的，也必通過寶鷄。因此，去年九月，從西北來的一個報告，有這樣的一段話：「我昨天在寶鷄，看見青年會的田總幹事，他已給流亡學生弄得手忙腳亂。在過去的一個月裏，從北平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和上海經過寶鷄的學生人數遠超出了過去六個月的總數。每天至少有六十個學生來找他。現在，在寶鷄候車的，有二百個學生。將來接着來的，還會更多。無論在生活的維持和旅費方面，他們都在等待着幫助。」

金華失陷了以後，贛縣基督教聯中校長，顧惠人先生，在去年八月底也來信講起流亡學生的需要說：「此次去閩北搶救青年，所見大批青年流離失所，其狀極慘。在南平時，曾見到教育部指導處華志成先生，據云，現在浙江淪陷之中學生約計萬人，在南平者有二千五百人，我所遇見者半數有病，病倒在醫院者約數十人，南平醫院一無救濟辦法，學生重病須入院醫治者，必須先繳入院費五十元。」

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學生絡繹不絕地到了曲江，從那裏轉往內地各大學。它成了香港和上海一帶流亡學生匯集的地方，我們收到那裏學生幹事的信，常常說起學生到了以後怎樣東西被劫一空，他們便不得不給他們預備衣服和被褥。

學生所受的痛苦，確實是非常的大，但他們的忍耐力也是同樣的大。無怪曾昭倫教授說：「學生這樣的苦，還能讀書用功，有很好的成績，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四 學生救濟的性質

凡曾與我們的救濟事工發生過關係的人，都會了解，我們雖然從救濟出發，但是我們卻不止於救濟。我們救濟工作的性質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我們藉着解決學生的生活問題，使他們能夠安心地求學，發展他們的能力，來為社會服務。我們也藉着救濟來養成學生互助合作，以及自助自立的精神。此外，通過救濟，我們也希望促成國際間的友誼和好感，因為我們的救濟金，大部份是由國外的學生捐助的。（詳見第十一章）下面的幾點，是我們學生救濟的特點。

第一、我們的救濟金，不論它是生活補助，衣被補助，旅費補助，或醫藥救濟，均不採用借貸的方式。我們幫助學生，但我們並不希望他們償還。我們只希望他們知道捐助的人是完全本着同情友愛的精神捐助的。所以只要他們將來也能本着這同樣的精神去幫助別人，我們的目的便算達到了。正如一個受救濟的學生在他的自敘裏，這樣寫着說：「等我經濟獨立了的時候，我要幫助更多生活無告的人們，這個社會是互助的，人

與人之間是互愛的，我要多愛這個世界。」

第二、我們在辦學生救濟的時候，所關心的，不僅是學生物質生活方面的需要，我們也盡量滿足他們精神上的需要。譬如，在坪石、良豐、遵義、城固等學生集中的地方，學生在上課以後，不容易找着正當的娛樂和課外的書籍。他們在精神上，常常感覺到一種枯燥。因此，我們便在這些地方，設立學生服務處或學生公社。在處內，我們備有各種的棋類、球類供學生娛樂，也備有各種書報雜誌，供學生閱覽。在那裏，常常有宗教、生活以及學術上各種問題的演講和討論；在那裏，學生不僅可以發現和他的興趣相同的同志，他們在個人的問題上，也可以得着幹事的友誼的指導和幫助，因為在每一個學生服務處或學生公社裏，至少有一位幹事常川在那裏幫助學生。

第三、我們的救濟工作是有伸縮性和適應性的。各地委員會根據學生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地區的需要，給他們幫助。所以當我們發現某一地方的學生，在營養上有問題的時分，我們便設法舉辦營養補充。現在許多地方的學生救濟會所辦的豆漿設計便是這樣來的。當平津一帶的流亡學生路過香港、昆明、貴陽的人數逐漸多起來的時候，我們曾在這些地方辦過學生臨時寄宿舍，以供候船等車的學生居住。太平洋戰爭以前，上海的學

校，多數集中在公共租界上課，學生離家太遠，午飯發生困難。有些學生餓着肚子上課，也有些只吃了半飽，我們便在四川路青年會開辦了一個學生經濟食堂，賠錢給學生去吃飯。最近，又因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淪陷區到內地來求學的學生很多。這些學生，多數在勉強維持到自由區境內以後，便無法前進。因此，我們便在兩條主要的交通線上，那就是浙閩贛和豫陝川的公路上，沿途設招待站。他們除了免費供學生住食以外，還幫助他們解決旅行的困難和旅費問題。

第四、在全國，我們有二十八個地方學生救濟委員會。在這些委員會的上面，有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全國和地方學生救濟委員會的工作，差不多全是由男女青年會的學生幹事負責執行的。他們的薪金也是由男女青年會擔負的。我們在各地的委員，也都是義務性質的。在少數沒有青年會幹事的地方，我們便聘請了當地熱心的教授來做義務幹事。因此，全國學生救濟工作的辦公費，五六年來從未超出整個經費的百分之五。我們所以這樣做，便是希望把我們收進來的錢，盡可能地直接用在學生的身上。

第五、除了教育部以外，我們的學生救濟工作算是國內比較大規模從事學生救濟的。對於申請救濟的學生，我們儘量採用個案調查的方法。然後，根據個別的需要，給

他們以不同的幫助，但是，只要是受戰爭影響的學生，不分性別和宗教，都可能得到我們的救濟。

五 怎樣幫助在流動中的學生

在第二章裏，我們曾經說起在抗戰將近六年的過程中，學生經歷過了幾次的大流動。每次學生的流動，都在我們面前呈現了新的問題和新的需要。我們曾經緊隨他們的腳蹤，給他們以我們力量裏最大可能的幫助。爲了篇幅的限制，我們只能把最近一次的學生流動和我們怎樣幫助他們的情形，記在下面做一個例子。

在民國三十一年春天，浙贛一帶的戰事，忽然劇烈起來了。接着金華淪陷。幾千個學生輾轉地到了內地。其中，有一部份是教育部在金華設立的進修班的學生。教育部在金華開設進修班的目的，是要吸引淪陷區的學生來到內地。同時，它也供給學生在等候教育部分發學校的期間，有一個住食的地方。有一部份的學生，是屬於新近組織的國立東南聯大的。幾個臨時中學讀書的。此外，還有一部份的學生，是屬於新近組織的國立東南聯大的。爲要吸引上海各大學的學生來到內地，教育部便在金華附近籌備開辦一個國立東南聯大。浙贛區戰事的爆發，把這四五百個等候開課的學生，送到了閩北的建陽，那時，福

建的浦城、建陽和南平，便成了上海和浙贛流亡學生來到南地的要道。

這些學生很多都是經過了幾百英里的步行才來到南平。他們到的時候，大多數已把東西丟得乾乾淨淨。教育部戰區學生金華指導處主任那時剛到了南平，他把許多去找他的學生都介紹給江文漢先生。當時，江君正在東南一帶旅行，調查學生情形。那時候，他恰巧也路過南平。爲要給學生一些幫助，他便在南平留了兩個星期，親自辦理學生救濟的工作。在這裏，江君自己的話，也許可以給我們一個更鮮明的印象：

「學生日夜來找我，有的從江山或上饒走了將近三百公里的路，來到南平。他們在南平沒有親戚，沒有朋友。有許多腳上沒有鞋襪，兩手空空。他們在路上遇過幾次空襲。他們來找我我要地方住，要錢吃飯，要籌旅費。有的學生打算到華西一帶去進學校，他們想從南平一直步行到曲江，再從那裏，搭火車去桂林。有一次，我問一個很年青的學生說：「你知道從南平到曲江有多遠的路麼？我搭郵車和公路車，還花了五天的功夫咧！」可是他並不以爲驚奇，而且充滿着膽量和愉快的情緒。這真是我們中國在這艱苦時代中所需要的青年！」

「需要幫助的學生一天一天多起來，我們便即刻從事於籌設南平學生招待所。我們向當地教會借了一所房屋。用了差不多六千元的修理費，把房子修飾好了。我們請了「福建基督教教育會」幹事，邱道根夫婦，住在宿舍裏，負責管理。在七月中旬，我離開南平的時候，招待所已經可以收容學生了。它可以容納男女學生一百餘人。到我們招待所裏來的過路學生，住食免費，以一個星期為限。這以後，他們就必須繼續他們的旅程。

「接着，我又感覺到專解決南平學生的問題是不夠的，我用了自己的名片介紹學生沿途去找青年會或教會。我的名片很快地用光了，但過路的學生卻還在增加起來。我便設計了一種介紹證件，叫作「學生旅途介紹證」（見第二二頁）。後來，在貴陽和重慶，有些學生告訴我，拿了這介紹證，他們曾受到我們沿途招待站的種種款待，連兵警對他們的行李也都不大檢查。

「當我離開南平回重慶的時候，我在沿途交通重要點都會停下來，籌設學生招待站。在永安，一個教會的幼稚園改作了學生招待站。在長汀，由於教育方面的合作，我們組織了一個委員會，招待學生，並解決他們經過時的食宿和交通工具的問題。在那

裏，教會也把他們的小學借出來充當學生的臨時宿舍。在贛縣，設立了一個「贛南國際救濟會」。他們也辦了宿舍，收容流亡學生，並且津貼他們旅費。從贛縣過來，曲江、衡陽、桂林、貴陽以及重慶等地的青年會和學生救濟會都有幫助過路學生的辦法。他們的經費大都是由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供給的。「振濟委員會」也發給學生免費的車票，學生可以不花錢從曲江乘火車到桂林或金城江，許多持有「旅途介紹證」的學生，差不多自己沒有花什麼錢，便從福建到了重慶或成都。這樣的招待網，可以很方便地把學生從這一站送到那一站。」

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發給學生旅途介紹證的式樣

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主辦)

學生
旅
途
介
紹
證

姓名

性別

籍貫

年齡

宗教

學校

年級

預備進何學校

有無證明文件

給證人簽名蓋章

職務

通訊處

受證人簽名蓋章

斗	箕	斗
斗	箕	斗

民國

年

月

日

各地接洽之團體與負責人員

已給何種協助
(經手人簽名蓋章)

南平	梅山寺三十四號	南平基督教學生招待所	
永安	山邊街	福音堂	
長汀	中華	基督教會	
贛縣	亭瓦路	南昌青年會	
曲江	鳳渡中路	廣州青年會	
衡陽	道後街	長沙青年會	
桂林	育	年會	
貴陽	新市場	青年會	
瀘義	全國青年協會	學生服務處	邱淵先生
重慶	女青	青年會	
沙坪壩	男女青年會	學生服務處	
成都	華西	青年會	女青
昆明	女青	青年會	

六 怎樣幫助在校的學生

在前一章，我們已經對怎樣幫助流動中的學生，舉了一個例子。在這一章裏，我們要簡括地說一說我們怎樣幫助在校的學生。對於在校的學生，我們幫助的方式很多，可是，因為各地的需要不同，救濟的方式當然也因之而異。大體說來，可以分爲下面的幾類：

(一) 生活補助：教育部對於淪陷區的學生，有伙食貸金的辦法，但是目前學生所領的伙食貸金，是不夠維持生活的。譬如，最近嘉定武漢大學來信說：「學生上月可以領得一百六十元左右的貸金，但實際的膳費卻須二百六十元。」又譬如，昆明來信說：「西南聯大的學生上月可得貸金二百四十元，但實際伙食卻在三百元以上。」這不足的數目，將怎樣補足呢？這便是我們給學生生活補助費的用意。同時，教育部所發的貸金，大都只限於淪陷區的學生。這樣，許多間接受戰事影響的學生，是不容易領到貸金

的，就是能夠領得貸金的自費生，也得每月自己擔任十八元。然而，多少學生連這十八元也都拿不出來。對於這一類學生的伙食，我們就設法幫助。

(二)日用品補助費：當一個學生進了學校，伙食問題解決了以後，他仍舊有許多其他的問題需要解決。譬如，河南大學的學生要自己出錢去買讀書的燈油，昆明聯大的學生，多喝點水也要自己花錢。其他如買文具、肥皂、牙刷、衣服、鞋襪、蚊帳以及毛巾等，都是每一個學生身上少不了的開支。爲了日用品價格的高漲，日用品的消耗，對於學生是一種很大的負擔，每月總在三十元至一百元左右。在這方面，我們曾設法給他們一些幫助。

(三)衣被補助：在很冷的冬天，有許多學生，身上依然沒有棉衣，床上依然沒有被褥，尤其是新從淪陷區來的同學，衣被多被搶去。關於這一項的需要，我們各地的學生幹事常常來信說起，親眼看見同學們，單衣單褲，凍得顫慄流淚，真不能不設法趕製寒衣。到了每年冬天，各地委員會都有類似的報告。衣被補助費成了我們學生救濟的一大筆支出。去年，單是城固一地的衣被補助費就在三萬八千元。

(四)課本補助：現在，各大學校裏，課本和參考書都是非常缺乏的。譬如，我們

最近接到昆明學生幹事，李儲文先生，和吳玉林女士來信說：「聯大爲加緊學生學習，各科指定參考書多種，因之一本西洋通史，預約人數一百數十人，此書尙未輪讀，而致試已完。」這不但是在昆明，在全國各大學都有類似的情形。因此，「購買課本及參考書」乃是我們各地學生幹事來信中異口同聲的呼籲。最近，爲良豐，廣西大學的同學，我們也購備了課本和參考書四千餘元。

(五)設立學生服務處：現在在內地的大學，多數是戰後從別處搬來的。因此學校裏的設備，多數都非常簡陋。但是，我們感覺學生的課後生活——正當的娛樂，遊戲，交誼，課外的閱讀和研究等——對於學生人格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所以在全國幾個重要的大學區，我們設立了學生服務處或學生公社。學生可以到那裏去遊戲，去看課外的書報雜誌，也可以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對人生或宗教或學術上的問題，來作集體的研究和探討。(詳見第七章)

(六)營養補充：爲了物價的高漲，學生得不着應有的營養，健康受到了嚴重的打擊。爲要糾正這種現象，我們的便在各地地方提倡並實行豆漿營養。分發豆漿的辦法，各地方是不同的，有的地方收回豆漿成本的一半，也有的地方對於患病與經濟能力薄弱的

學生，免費分發，而對於經濟能力比較好的學生，則收回最低的成本。爲了豆漿的便於磨製和它本身營養的豐富，豆漿在各學生救濟地區差不多成了很普遍的營養補充品。

（詳見第八章）

（七）醫藥救濟：爲了營養不足，居住情形擁擠，生活艱苦，必然學生的疾病也跟着加多了。患病的學生多，醫藥費也增漲不已，最近昆明來信說：「副傷寒，需款千餘，割治盲腸炎需款二千，肺病療養至少需四千。」但是，學生生了病卻不能不看醫生，爲了要使我們的醫藥救濟工作做的有更大的效力，我們已和國際救濟委員會取得合作，共同進行這一項的事工。（詳見第八章）

（八）工作津貼：工作津貼的目的是要幫助學生利用課餘的時間，一方面賺點零用錢，另一方面做一點有益的事工。各救濟委員會所設計的工作，都要適合學校所在地的環境和需要，主要的是以提倡生產性與服務性的工作爲原則。所以，有的地方提倡養羊，有的地方提倡捕鼠，有的地方注重平民教育，有的地方注重園藝。爲了學生實際的需要，學生理髮，在好些地方一直是盛行的。在冬天的時候，爲學生救濟會縫製寒衣，也是工作設計之一。

(九) 暑期工作：暑期工作最大的用意，是要使學生利用較長的暑假，做一點有利於國家社會的工作。同時，也給他們一個機會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我們在三年前，便開始提倡暑期工作。暑期工作的方式很多，從邊疆服務，軍人服務，鄉村服務，平民教育以至於送報，種菜都包括在內。(詳見第九章)

(十) 緊急救濟：這包括空襲救濟和疏散救濟，在空襲以後，學生衣被等物有被毀的時候，我們可斟酌情形，予以特殊的補助。比如兩年前昆明聯大被炸，我們會撥款從事於緊急救濟工作。學校疎散的時候，我們也設法在經濟上給學生以幫助。

七 怎樣使學生的精神生活更豐富

自從「七七」抗戰後，大學校陸續地搬到內地來。學生經歷了千辛萬苦來到內地，他們遠離家鄉父母，在精神方面，有許多苦悶的地方。學校在非常簡陋的條件下上課，參考書和課本不易到手，課外的書報雜誌更不必談。試驗室的儀器，都備不完全，學校當然沒有多餘的錢來添置娛樂與閱覽的設備。但是，學生卻喜愛集體的生活，他們喜歡在一塊兒遊戲、唱歌、研究學術、討論生活裏各種的問題。爲了要滿足學生精神生活上這些需要，我們便在各重要的大學區設立了學生服務處或學生公社。

學生服務處在各處都是非常受學生歡迎的。譬如，良豐學生幹事王以敦先生一月三日來信說起良豐新建服務處，有這樣的一段話：「處內每晚燈火輝煌，爲廣西大學最令人欣賞之建築物。新址內設有交誼廳（可容一百八十八人）、閱覽室、遊戲室及辦公室等，交誼廳公開借用。學生團體以本處地點適中，環境優美，紛紛前來登記借用。過去一週，每晚有空。閱覽室現放置同學需要之課本及參考書，並有雜誌及書報等。遊戲室

沒有棋類及乒乓枱等……學校方面對本會工作極見同情，每日到處閱報、書、下棋、打乒乓、彈琴、唱歌、互相理髮之同學凡五十餘人，主日崇拜經常到五六十人，晚禱會亦有五六十人……上週末曾請盛成先生主領法國名詩朗誦會，到會同學凡二百五十人，擠得禮堂水洩不通，兩傍窗戶亦告站滿。」

嘉定學生服務處幹事，黃培永先生也來信說：「我們的閱覽室從下午一時開到四時半，在過去兩星期內學生來閱讀的平均每日三十餘人，每天有兩個學生自己負責照管，我們已買了二千塊錢的書。這裏是嘉定學生可以看到最近的書籍雜誌的唯一地方。每星期有四個晚上，有四個學生負責武大工廠工人夜校，其他的兩個晚上，有團契會和歌詠練習。所以，每天晚上和下午，服務處總是忙着的。」

關於學生服務處的重要，學生幹事邱淵先生從遵義來報告說：「浙大功課嚴謹，遐邇咸知（一年級去年被淘汰者近半數故學生人人自危）。加之，遷來內地後，宿舍隘狹不堪，學生疲勞無從恢復，健康更不必談。我們利用服務處發展精神救濟工作，其對受戰事影響之全體同學之服務效果，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在大多數的大學區，學生在閑暇時可去的唯一地方，就是學生服務處。

在每一個學生服務處，至少有學生幹事一人在裏面負責整個事工的推進。服務處也有許多工作，是由學生自己負責進行的。學生幹事是學生的朋友，學生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去找他。正如粵北來的一個報告這樣地說起坪石學生服務處幹事，許碧璋先生：「他是學生的朋友，流亡同學把自己各種的困難問題，帶到他面前來。他幫助他們解決。從他那裏學生看見了服務的精神。在去年暑假期裏，有八十個學生，曾在漫長的夏天，到鄉村去教鄉民識字，教兒童唱歌，他們種牛痘，講解衛生的意義。學生們把在服務處所感受到的服務精神，同樣地表現在對他人的服務上。」因此，學生服務處不但是幫助學生得着更豐滿的精神生活，它也在不知不覺之間，培養學生服務的精神，並使他們認識服務的意義。

各地服務處的目的雖然相同，但是在內部的活動和注重點上，因為學生需要的不同，不會完全一致的。譬如，成都華西場的學生公社對於學生職業訓練也曾顧到，它有一位義務的西國教員，教授打字，每月收學生十人。每日每人可用社內打字機練習一小時。坪石的學生服務處有浴室、臥室和膳廳，學生在那裏吃飯，洗澡要比外面便宜的多，而且乾淨。有許多服務處磨製和分發豆漿，如城固學生服務處，華西場學生公社。

許多學生服務處都有自己的刊物，記載和討論，處內的學生活動及事工計劃。

因為學生服務處對於學生的幫助，處內的事工，乃一天比一天開展，處內的學生生活動也愈來愈多。在許多地方都因工作的迅速開展，不能不重建新屋。有的新屋已落成了，如良豐和昆明的服務處；有的已經動工不久即將落成，如沙坪壩的學生服務處，古路壩的學生服務處，坪石的第二學生服務處等。沙坪壩的學生幹事裴大衛先生在他的報告裏說：「我們的房子不夠用，我們現在的工作，已經要把公社的牆擠垮了，」讓我們用集體力量來建設新公社」的呼聲響徹了整個的沙坪壩，因此，在去年聖誕節時，同學們舉行了一個聖誕音樂會，三天晚上到了聽衆二千五百人，博得不少好評。這音樂會門票收入，除了開支以外，全數歸作新公社建築基金之用，計二萬八千元。

全國現在有十二個學生服務處，他們的所在地如左：

地 點	服 務 對 象
重慶沙坪壩	國立中央大學，國立重慶大學及南開中學，學生約五千人。
成都華西壩	華西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學生約

學生救濟

二千五百人。

陝西古路壩

國立西北工學院，學生約六百人。

城固

國立西北大學及國立西北師範學院，學生約一千六百餘人。

漢中馬家廟

國立西北醫學院，學生約二百人。

嘉定

國立武漢大學及中央技藝專科學校，學生共約一千九百餘人。

三台

國立東北大學，學生六百五十人。

廣東坪石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三千人。

廣東桂頭

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及勸勤商學院，學生共計七百人。

貴州遵義及湄潭

國立浙江大學在兩處共有學生一千一百人。

昆明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及國立雲南大學，共有學生四千人。

廣西良豐

國立廣西大學，學生一千四百人。

這些服務處的直接對象是二萬三千個學生。當然，這些學生並不是人人都和服務處發生關係的，不過每一個服務處的大門都是開着的，凡是需要的學生可以常常從它那裏得着幫助。

最後，我們也許應該說一說學生服務處的經費，學生服務處是學濟會與男女青年會合作的一種事工。男女青年會負責的是幹事的薪金和宗教工作的用費，學生救濟會負責的是一般的服務工作用費。至於房屋，有些地方是租的，也有些地方是新造的。建造新公社的經費，一部份是由學濟會撥給的，一部份是在當地捐募的。

八 關心學生的健康

在這物價不斷上漲的今天，能夠不餓肚子的學生，就是最幸運的，那裏還談得到營養。可是，正因為營養不足，學生的健康，一天一天差起來了。他們對於疾病的抵抗力，也逐漸地變得微弱了。在這種的情形下，學生還能振作精神，不放鬆每一個求知的機會，實在是很難得的。他們自己並沒有顧到或想到身體健康的重要。可是關心青年福利和民族前途的人，沒有不為這個問題焦慮的。

有一個時期，在四川學生中，患瘧疾的人數佔了一半以上。根據最近東南區來的一個報告，良豐廣西大學的學生，每月患瘧疾的有三百人，其次便是肺病、皮膚病、和痢疾。在坪石中山大學裏，最流行的疾病，除了瘧疾外，有痢疾、霍亂、和疥瘡。根據福建建陽濟南大學的調查，去年學生中有百分之七十患瘧疾，百分之五十患痢疾，百分之三十患疥瘡。根據貴陽醫學院的報告，學生最近患盲腸炎和斑疹傷寒的特多。他們全校學生二百五十人，每月所用的醫藥費平均在三千左右。這幾種疾病，在學生中所以這樣

盛行的原因，主要的有幾種，那就是營養不足，居住情形擁擠和食水不潔。其中最基本的，也許可以說是營養不足，抵抗力便減低，容易受任何疾病的侵犯。

營養不足，對於學生健康，既有這樣大的禍害，各地學生救濟委員會對於學生營養補充，便非常注意。現在學生救濟會所提倡的最普通的營養補充，便是豆漿。按照標準的方法磨製，豆漿，豐富的營養價值是只稍次於牛奶的。

在成都華西壩，每天上午十時，在校園內，有製成的熱豆漿出售。它是按原料成本賣給學生的。需要救濟的，有病嫌疑的學生，便可以得着學濟會的豆漿津貼。在重慶沙坪壩學生公社內，每天也磨了豆漿供給二百個學生飲用，現在每天一杯豆漿，每月成本已漲到二十五元，但是他們只收學生十元錢，對於最貧苦同時也需營養補充的學生，連這十元也可以不出，經費不足之數由學濟會津貼。有的地方，磨製豆漿的責任是由學生服務處負責的，也有些地方，它是由學校辦理的。譬如，江西贛縣的學生救濟委員會自己並不直接從事於豆漿的磨製，但它卻津貼並監督當地各校在校內開辦豆漿營養店。

現在豆漿營養運動已很迅速地在各學生救濟地區開展，除了沙坪壩、華西壩、贛縣

以外，在坪石、城固、古路壩、三台及昆明等學生集中的地方，這計劃也已經實現。在一些還沒有實施豆漿救濟的地方，這運動也在醞釀之中。可惜的是，現在大多數的學生，對豆漿的營養價值，還沒有充分的認識，豆漿對於他們只是價廉味美的一種飲料而已。

在前面，我們曾說過，學生患病的人數愈來愈多。對於這些患病的學生，我們在過去和現在的救濟辦法是不同的。同時，現在各地學濟會的辦法也不是一致的。最初我們會代學生付醫藥費、住院費、開刀費、檢驗費和就醫旅費等。可是爲了需要醫藥救濟人數的加多，我們又沒有醫藥專門知識，進行工作時，有種種的困難。因此，在兩年多以前，我們徵得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同意，與他們合辦學生醫藥救濟工作。現在，凡是經過各地學生救濟委員會認可的學生，他們可津貼住院和手續費，與學濟會有關的學校，如有申請，他們也可以發給藥品。現在我們學濟會所負責的主要項目是檢驗費、就醫旅費和特別營養費。

我們和國際救濟委員會也曾根據學生的需要，合作開辦療養院，譬如去年春，在成

都成立的肺病療養院便是一例。它位於空氣清新的華西壩內，可是爲了限於容量，現在只能收肺病學生二十七人。因爲患肺病的人數多，在成都別的醫院裏，也有我們津貼的肺病學生在裏面養病。肺病療養院成立的動機是因去年暑期華西壩各大學曾給學生以肺病檢查，經過螢光透視的結果，證明學生中患肺病的在百分之六以上。肺病學生混在健康的學生一起，可以引起很大的後患。因此，我們便決定開設這一療養院，專供肺病學生療養之用。它的對象是貧苦的流亡學生，關於學生住院及療養品等費用，大部份是由學生救濟會及國際救濟委員會負責，也有一部份是在當地籌募的。

在院療養的學生，除了在飲食方面，我們特別顧到他們的營養外，也供給他們魚肝油及乳酸鈣等補品，肺病療養院不但是長期客滿，而且在名單上總是有許多候補的。

九 培養自助自立精神的暑期工作

在戰前，暑期是學生們所盼望，所歡迎的。那時，學生不論是家在近處或遠處的，都可以回去享受家庭天倫之樂。可是，現在的暑假帶來的是飢餓的恐怖。多數學生的家鄉是在回不去的淪陷區，學校放假了，他們留在學校內，問題也就更多。因此，學生救濟委員會便發起暑期學生工作設計。它的用意有三：第一、它使學生藉着自己的勞力，賺到自己的生活費，第二、學生可以利用暑期做一點有益於社會國家的工作，第三、暑期工作可以幫助學生養成自助自立的精神。暑期工作的種類很多，各地的學生救濟委員會可以根據當地的實際情形和社會需要來決定工作方式。暑期救濟工作的開始是在一九三九年。經過了四年之試驗，它已成了一個日漸擴大的運動。

去年因西安難民衆多，西安學生救濟委員會便組織了一隊學生專門調查難民生活情形。他們調查了二千戶，共九千一百三十人，多數是河南遷過來的難民。這些難民沒有進款，男的只能推小車，女的只能坐在街頭做點縫補的工作。他們住在自己掘的山洞

裏，他們的孩子在路上討飯。這是去年暑期西安難民的情形。這類調查可以作為難民救濟的參考。不幸的是，這三調查方才完畢，萬千的新難民又因逃避河南的旱荒而流入了西安境內來了。

去年，因緬甸戰事失敗，撤退到昆明的僑胞很多。僑胞服務所便成了昆明學生服務的對象之一。在那裏，他們一方面藉着演講和時事分析從事於提高僑胞抗戰情緒，另一方面也辦僑童教育並提倡清潔運動等事工。另一部份同學，則從事於夷區服務，他們教育夷胞子弟，並到尾則附近村落，通過戲劇的方式，到處宣傳「夷漢一條心」。在增加夷漢民族的了解上，收了很大的成效。

在成都，去年暑期有一千個學生曾經報名加入暑期工作。但是爲了財力人力的限制，我們只能收二百人。他們組織了一個邊疆服務隊到川西羌民中去服務，共分爲農業改進，社會調查，經濟地理調查和公共衛生促進等四組。他們與羌民共同生活，當他們離開的時候，羌民傷心地哭了，要求他們以後再來，有些學生餵羊，把羊奶廉價買給肺病同學服用。

在沅陵，學生在暑期內，曾做過報童，曾當過茶社招待。辦茶社的目的，是爲民衆

解決躲警報時的飲水問題。裏面免費供給茶水，並備有報紙棋類。它可以容一百餘人。根據沅陵學生幹事朱鐵荃女士的報告：「凡施茶燒水，整理桌椅，打掃地面，清洗杯盤，陳列書報，擺設棋類，販賣點心，皆工作人員之正常工作。每有空曠，座位空地爲之一滿……七月一日起至八月三十一日兩月中警報共十八次，飲水人數，前後共四千零三十九人……頗受社會人士之贊許。」

暑期工作，除了上述者以外，還有平民教育、醫藥工作、軍人服務、縫製寒衣、種菜、理髮等等，但爲了篇幅的限制，我們不能把每一個地方的工作完全介紹出來。但是在這裏，有一點是我們應當提到的，那就是，在某些地方，爲了人民知識水準的低落，服務工作的進行是有重重阻礙的。城固的婦女識字班可以給我們做一個很好的例子：

「廣告是貼了，有人嫌字太小，又換了些大字條，並寫明『免收各費』，但報名的仍是一些幼女，我們常問報名的小孩：『你上過學沒有？』她的回答是：『上過。』『你有沒有鄰居沒上過學的，叫她來報名？』她回答說：『她不來，她不要男先生教她。』『我們是男先生教男生，女先生教女生。』結果，報名的仍然是絕無僅有，於是不得不請地方當局協助了，經過縣長、科長、城固縣城關鎮公所鄉鎮長的勸導催促，我們招生的目

的總算達到了。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早，由保丁陪送了五十二名學生來到服務處，四分之三是沒有上過學的，從七八歲的幼女到三十八歲的太太都有，加上自書報名的十二名，總算有學生六十四人。」可是，幫助婦女戰勝「不好意思到那麼多男人的地方（指文治中學）去讀書」的感覺卻比較他們識字還要困難的多。

最後，我們可以說，今日中國的學生，不再是戰前文質彬彬的學生了。他們能夠用腦，也能夠用手。他們能做細事，也能做粗事。你看他們不是和工人、農人們一樣捲起了褲腳衣袖，做種菜、砍柴、築路、鋤羊種種的工作麼？這次的抗戰使學生真正認識了勞動的價值。去年贛縣的暑期工作報告裏說：「我們利用暑假，發動服務工作，不單爲自己，而且也爲他人。」真的，學生不但從暑期工作中養成了自助自立的精神，也認識了服務他人的樂趣。

十 怎樣通過救濟培養建國人才

在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三年度的預算裏，添了一筆新的支出，那就是七十萬元的「建國獎學金」，用以培養國內各大學優秀的學生三百人。

在抗戰將近六年後的今日，學生雖已經過了多次大流動的顛沛流離。但根據統計，學生人數，卻由戰前四萬的水準，增加到了四萬九千人。這，一方面是由於政府重視戰後各方面的建國人才，把學生留在學校裏完成他們的學業，讓他們日後對國家能有更大的貢獻。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說是因為學生本身感覺到自己責任的重大，在極端艱苦的環境裏，忍凍挨餓，但從不肯放棄求知的機會。

對於這一類誠心求學的學生，我們會竭力給他們以經濟上的幫助。這，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了。但是，因為經費的限制，救濟學生人數的增加，這些經濟上的幫助，只能採取補助的方式，是很不夠的。爲了要鼓勵學生在求學時代把全付精神都用在研究學問上面，不爲生活擔憂，我們便和美國的「世界學生服務基金社」以及「美國護華救

濟聯合會」商量，另外撥出一筆款來，專門用作培養領袖人才。凡是大學裏的學生，只要是真的在經濟上感到困難，同時學業成績優良，並且熱心服務事業，便可向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申請建國獎學金。領得這種獎學金的人，可以得着相當充足的在校用費。

因為有的地方生活費較高，也有有的地方生活費較低，因此，獎學金的數目也不能一致。有的地方每人每年二千元，也有有的三千元。它是根據學校所在地的生活費用規定的。申請獎學金的學生填好了申請表格以後，還要寫一篇自敘，再經過學校方面的介紹和幹事的詳細調查，最後由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通過，便算核准了。

領有「建國獎學金」的學生，在學的時候，應該常常提醒自己，大學教育不但是爲了職業準備，也是爲了人格訓練。他要不斷地鍛鍊自己，使自己有健全的人格，將來負起建國的艱巨工作。畢業以後，他們工作的主要目的，不是爲個人的名利，而是爲了服務社會。我們沒有規定要把這些錢將來還給我們，但，我們希望他們從這裏認識服務的意義，在他們畢業以後儘力服務國家，服務社會。以下的幾段是已經領到「建國獎學金」的幾個學生在自敘裏所寫的：

「我們以農立國，農村不發達，國亦難富強。欲發達農村，必先使農民有強健之體

魄。欲使農民有強健體魄，非使醫藥深入農村不可。畢業後，我願赴西北農村，利用所學，爲同胞服務，以盡國民天職。」（一個醫科同學的話。）

「我慚愧，無法擺脫得了經濟的威脅，然而我對知識卻有旺盛的追求慾，故敢背着在淪陷區中飢饉的父母，和幹着遊擊工作的弟弟，回到恬靜的學校環境裏。這，爲的祇是一個信念：願學業有成，好替社會作更大的努力。」（一個社會系同學的話。）

「我不希望將來做甚麼了不起的事，我只希望能做些別人在我身上做的那些工作。（指服務工作——編者）我希望將來能在學校裏當個良好的教員，我希望能夠栽培一些優秀的青年，尤其是不幸的青年。」（一個經濟系同學的話。）

「在人生的征程中，到現在爲止，我還始終在學習；此後的一段，我尙要踏入社會大鬭爭的場合中去。生活就是鬭爭，生活當然會更艱苦，但也會更有意義，人生本來不是享樂的，讓工作與服務佔有你，生活會更充實，也會更有意義。」（一個統計專科學的話。）

「這些年來，我病過幾次……但是我有一個信仰，我不能叫生活把我困倒。就是在極度艱苦的生活中，我還是愉快的唱歌、講演、演話劇、玩，永遠在快樂的情緒下工

作，都是許多人賜給我的。我忘不了他們的期望，我要更刻苦地走在艱苦的路途上，……等我經濟獨立了的時候，我要幫助更多的生活無告的人們。這個社會是互助的，人與人之間是互愛的，我要多愛這個世界。」（一個地質學同學的話。）

十一 救濟金是怎樣捐募的

在抗戰開始了以後，歐美的學生團體就在熱烈地爲中國學生募捐。在美國，最先是由基督教學生發起的。一年以後，其他的學生團體也都參加進去，組織了「遠東學生服務基金社」(Far Eastern Student Service Fund)。它是全美學生爲我國學生募捐的一種機構。在歐洲，有「國際學生服務社」(International Student Service Fund)和協助它募捐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全世界擁有二十幾個會員國家，它曾發動許多國家，如英國、荷蘭、加拿大、澳洲、印度、南非等國爲中國學生募捐。通過「國際學生服務社」，這些捐款到了中國。但是，自從歐戰爆發以後，我們捐款的主要來源，卻是美國。

當一九三九年，歐洲戰事發生以後，美國學生除了幫助中國學生以外，也幫助歐洲的學生。不久，「遠東學生服務基金社」便和「歐洲學生服務基金社」合併起來改組成了「世界學生服務基金社」以增加工作效率。去年，它曾動員了美國的七百二十一個太

舉爲中國學生募捐。聽說今年的目標是一千個大學。在太平洋戰爭起來以後，除了上面所說的爲中國募捐的學生團體以外，爲我國學生募捐的還有「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United China Relief)，它代表全美人民對我國抗戰的援助。在「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的預算裏，每年有一筆經費，是撥給我們專門作學生救濟用的。我國留美學生幹事劉良棟先生，現在便在「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工作。他會到美國各地奔走呼號，爲我國捐了不少的錢。

美國學生對於我國學生所受的痛苦，是非常同情的。他們捐助的錢也多數是辛辛苦苦節省下來的。關於這類的例子非常多，在這裏我們只能略爲舉幾個。譬如，美國東部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有一個工讀學生，有一天捐了五塊美金，同學們都覺得奇怪。原來，有一個醫院裏的病人需要輸血，而他的血和那個病人的血正能配合。他便賣了半磅血，得了五塊美金。他便將這五塊美金捐給中國的學生。

美國加州也有一個學生捐了二十塊美金，並且附了一封這樣的信：「我原來是準備戰爭完畢以後進大學的，所以我儲蓄起了這一點錢。現在我覺得應該把它獻給國外不幸的同學，使他們能得着一點身體上、心智上或精神上的食糧，這是我的責任……」

劉良模先生從美國來信曾說起美國有一個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每年要爲中國學生救濟至少捐一千五百至二千元美金：「主持這個工作的學生是一個極窮的學生，爲了我的去他忙了好幾天，召集了好些會，預備募捐種種手續，到了晚上十一點鐘他還沒有睡，我就問他幾點鐘睡。他說：『還早咧，我每天晚上在杜克醫院做夜工，由半夜十二點做到三點，這樣工讀，完成我的學業，』我說：『這樣真辛苦啊！』他說：『比起中國的學生來，那我們還自愧不如咧！』」

劉君今年二月十九日的來信，又說起美國的一個工讀大學 (Bercom University)：「這是一個專供南方山中貧寒學生半工讀的大學，他們實施手腦並用，教學合一的教育，有牧場、農場、紡織、木工、牛奶棚等。全校學生二千人，精神比別的學校都好，這二千窮學生去年捐給『世界學生服務基金社』的有好幾千元。」

美國學生，有些每星期兩次不吃肉，也有的每天少吃一隻菜，還有的利用課後或星期多做一點工作，把省下來和賺得來的錢捐給中國學生。他們說：「我們的經濟雖然困難，但中國的學生還比我們更困難。」

美國一般的勤勞大衆對於我國的學生也是非常同情的，就是美國的黑人也對我國表

示同情。關於這點，一個留美學生寫了下面的一段話：「上星期我在一個黑人禮拜堂證道，他們捐了三塊錢，這數目雖然不大，可是它是從辛苦工作的黑人腰袋裏捐出來的。他們多數是貧苦的佃農和家僕，這點錢充分地表示他們對於在患難中的他國學生，是很情願幫助的……」

在美國，就是有些小孩子也懂得對中國表示同情。劉良模君今年一月十九日來信，說起他到紐約一個小學校去對六百個小學生演講的經驗：「我講完後，他們站起來，全體用英文唱『義勇軍進行曲』向我致敬。完畢以後，一個十二歲的小姑娘上台來，給我一個大信封，上面畫着中英美蘇四國國旗，裏面有一封簡單的信，和他們辛苦地用遊戲的時間去捐來的十二元四角。此外，當場又募捐一次，小孩子們都把糖菓錢省下來捐給中國，銅板角子一大堆。這些孩子們的誠意真聽人感動。」

上面所舉的例子都表示美國捐到中國來的救濟金，並不是富翁的幾千幾萬的大數目湊集起來的，它代表貧苦學生和一般民衆所流的汗血。它背後有許多動人的故事，它是人類在患難中合作互助精神的最優良的表示。

在前面，我們曾說過學生救濟金現在的主要來源是由美國捐的，可是，在國內，全

國學生救濟委員會，和各地方的學生救濟委員會都負了募款的責任。根據過去的經驗各地委員會的捐款，要佔當地救濟金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五十，這差別是由地域的不同造成的。

最近英國援華的救濟金中，也由蔣夫人分配了二千鎊給我們作學生救濟之用。

十二 委員會和幹事的職責

在全國，目前我們共有二十八個委員會，分佈在二十八個學生集中或流動必經的地方。委員會的成立，完全是根據某一個時間，某一個地區的需要。因此，隨着六年來戰事的發展和演變，各地委員會也會有過許多的變更，有些解散了，也有些新的組織起來了。譬如，武漢淪陷，和長沙大火以後，武漢和長沙的委員會便解散了。又譬如，太平洋戰事爆發以後，香港、澳門以及歷史最早的海峽學生救濟委員會也失去了作用。現在的二十八個委員會，有的是在民國二十七年成立的，如重慶、成都、昆明、貴陽，有的還只在今年春天成立，如廣元、西昌、蘭州和建陽。

各地委員會的委員，是由當地男女青年會聯合聘請的，在有些沒有男女青年會的地方，便由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直接聘請。委員的任期是一年。他們協助當地的男女青年會學生幹事辦理當地的學生救濟的工作，他們的服務完全是義務性質的，自從學生救濟工作開始以來，各地的委員會給過不少寶貴的指示和協助。

各地的委員會隨時把當地學生的需要和情形，報告給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每年也編成預算向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申請幫助。各地的救濟款項用途，必須先經過委員會的通過。一切救濟經費，都是由委員中選出的會計和司庫兩位共同負責保管的。幹事對於救濟經費不負保管的責任，僅負支付的責任。在緊急用款的情形下，須經委員會主席及會計的同意，並經兩人的簽字，方可動用。各地委員會也負了在當地籌募一部份救濟經費的責任。

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的委員是由全國男女青年協會聯合聘請的。它的辦事處原來是在上海，自太平洋戰事爆發以後，已搬到重慶上南區馬路二百十八號一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的新會所內辦公。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有司庫一人，專事保管全國救濟經費。每次動用救濟金，須經委員會通過，由會計簽字後，通知司庫，逕寄各地救濟委員會。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現任的主席是陳文瀾博士，司庫是銳樸先生 (Dr. C. B. Rappe)。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的職責，除了核准各地預算，並每年特請會計師審察各地收支決算外，還負了向國內外捐款，宣傳以及聯絡的責任。

上面所說的二十八個委員會，大多數都由男女青年會的學生幹事擔負執行的工作。

自從抗戰以來，各地的學生幹事差不多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時間用在救濟工作上，而他們的薪金還是由男女青年會擔負的。學生幹事在救濟工作方面所負的責任，是隨時發現學生的需要；將這些需要報告當地的委員會；執行該委員會議決的事項；經常與已受救濟的學生保持接觸，給予他們可能的幫助及鼓勵。需要幫助的學生，都先和他們接洽。他們是學生和救濟委員會中間的橋樑。在少數沒有男女青年會幹事的地方，如河南大學、廈門大學、福建協和大學等地，便由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特約了熱心服務的教授負責的職務。各地的學生幹事除了負責進行救濟工作以外，也幫助當地委員會喚起地方人士，對於學生救濟的注意，並引起他們捐助的熱忱。

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

委員

陳文淵（主席） 杭陳越梅女士（副主席） 艾德敷（副主席） 陳鐘聲（書記）
徐國懋（會計） 銳 璞（司庫） 陳誠冠怡女士 朱章廣 胡博淵 姜楊清心女士
王雲五 彭樂善 盛振爲 張謫真女士 吳俊升 吳貽芳女士

執行幹事

學生救濟

學生救濟

江文漢 施保真女士

總務幹事

高麗遜 程藹慈女士



XBC
E
593.66